

*K*uanghuan de Nushen

刘剑梅

狂欢的女神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Kuanghuande Nushen

狂欢的女神

刘剑梅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2007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狂欢的女神 / 刘剑梅著.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07. 4

(读书书系)

ISBN 978-7-108-02613-2

I. 狂... II. 刘...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 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21514 号

责任编辑 吴 彬

装帧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海印刷厂

版 次 2007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10.5

印 数 0.001—7,000 册

字 数 220 千字

定 价 25.00 元

刘剑梅，北京大学中文系学士，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东亚系硕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博士，现为美国马里兰大学亚洲与东欧语言文学系副教授。曾出版过《共悟人间：父女两地书》（与刘再复合著）、《革命与情爱：文学史、女性身体与主题重复》等中、英文著作。

狂欢的 女神

刘剑梅 著

生活 · 读书 · 新知 三联书店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生命之源：

父亲 刘再复

母亲 陈菲亚

目 录

序一：女性学者的憧憬	王德威 7
序二：亲情与才情的双重诗意	刘再复 11

辑一：狂欢的女神 15

凯特·萧邦：“坏女人”的百年震撼	16
普拉斯与塞克斯顿：与诗神死神共舞	28
弗吉尼亚·伍尔夫：在诗中狂欢的奥兰多	58
阿特米西亚：拥有恺撒般灵魂的女画家	71
弗里达：自我画像的极致	81
玛雅·黛伦：美国先锋派电影之母	96
崔明霞：来自越南的导演奇才	110
简·坎皮恩：闯荡好莱坞的巾帼英雄	122
白薇：挣脱身体牢房的左翼女性	137
朱天文：远方的极境眼光	146
李碧华：香港的暧昧与狭邪	152

辑二：青春与心事 159

生命的眷恋	160
沉寂的池塘	163

似梦人生	167
我的故乡	170
玫瑰色的秋叶	173
帘外秋雨正潺潺	176
抱着娃娃到香港	181
“第二祖国”门前的徘徊	186
此刻我更相信眼泪	191
为自救而写作	195
我的第一部英文著作	199
我的“水上书写”	204
空间与女人	208

辑三：沧桑论语 211

轻与重选择的困境	212
命运交织的香港	216
重新定义美国	220
劫后美国文化的转机	225
忧患中的人性呼唤	229
世俗化喧嚣中的孤寂思索	233
主宰语言还是被语言主宰	237

阿富汗女人的面纱 241
身体书写的末世景象 247

辑四：审美手记 251

论金庸小说中的性别政治 252
预言的溃败 268
传记作者的良知眼睛 273
先锋文学的先锋 277
先锋对人性美的妥协 282
时代变迁中的父子情 287
城市的多边故事 290
《达·芬奇密码》中的女性情结 303
女性版的“亚瑟王传奇” 306
一位男性的“女性主义者” 319
小跋 329

序一：女性学者的憧憬

王德威

一九九二年秋天，刘剑梅来到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开始博士课程。在我第一个印象里，剑梅眉清目秀，举止从容；个头虽小，但人如其名，自有一股蓄势待发的锐气。哥大东亚系甄选学生一向严格，剑梅能够脱颖而出，凭的是她在北大以及科罗拉多大学硕士班的专业训练。难得的是，她从不视过去的科班训练为当然，反而有一切从头来起的决心。她对学问的热诚，还有对人文世界的关照，与一般挟西学或中学以自重的年轻学者，颇有不同。直到剑梅入学以后，我才知道她的父亲是刘再复先生——这果然是家学渊源了。

剑梅在哥大五年，埋头苦干，得到博士学位后赴马里兰大学任教，而且在去年一举得到终身教职。在同辈中，她的际遇应该算是最出色的之一。但作为剑梅的指导教授，我看得到她这些年来无论是治学还是教书，一步一脚印，走得辛苦却也踏实。与此同时，她又为人妻，为

人母，能有今天的成绩，得来实在不易。

剑梅的专长是现代文学与历史、性别关系的互动。她的博士论文，以及第一本英文专书，写的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革命加恋爱”的小说政治。这个题目看来平常，里面其实大有文章。三十年代风云变幻，前卫作者或热衷民族改造，或追求主体解放，总结起来，正不脱“革命”、“恋爱”两大目标。以后五十年中国所经历的种种激情狂热，基本源出于此。时移事往，剑梅成长的岁月却是放逐诸神的年代。在美国，她重新检视“革命加恋爱”的谱系，反思其中所透露的中国现代性特征；论文写的虽然是文学，但一股与历史对话的冲动，跃然纸上。

然而剑梅的兴趣不能为美国的学院文化所限制。以她的训练，很可以追随时新理论或话题，随风起舞一番。这些年与她背景类似的学者，有多少成了后殖民、学院新左派，中国美国，一鱼两吃，不亦乐乎。剑梅反而沉潜下来，专心自己的学问。行有余力，她由中国文学放眼世界文学艺术，由学院角度体验日常生活，发为文章——尤其是中文文章，平实亲切，却往往透露她不愿随俗的坚持。

这些文章的部分结集成为《狂欢的女神》。这本文集分为四辑，在其中剑梅讨论当代女性文学、电影、艺术的得失；反思女性学者／作

者的生活境况，评论国际社会的人文、政治话题，抒写个人阅读的感怀；还有与父亲刘再复就多种议题进行的对话。这些文章常因时因地而作，体例虽有不同，但热切的情怀始终如一。辑一“狂欢的女神”写中西女性艺术家的欲望与想象，挫折与成就，最见剑梅的用心。从英国小说家伍尔夫到墨西哥画家弗里达，从越南、新西兰导演崔明霞、坎皮恩到华文作家朱天文、李碧华，剑梅探勘这些女性艺术工作者如何运用不同形式，诉说一己的心事，也如何以惊世的才华，开启了女性创作的典范。而她们因此在现实生活中所遭遇的艰难，也就更令人触目惊心。剑梅阅读、思索这些艺术家的生平与创作，充满无限敬意。但女神狂欢的代价几何？同为女性，她对自己的创作位置，想来也不能无所感吧。

由此，辑二剑梅的“青春与心事”形成强烈对比。她对学问与家庭的两难，女性生育和书写的类比，有相当直率的告白。比起那些“狂欢的女神”所经历的大起大落，剑梅的问题也许显得微不足道。但惟其平白如此，她反而点明了性别主义的另一个面向：女性议题尽管能用繁复的修辞包装话题，但生命和生活最基本最琐碎的取舍，总有让人无言以对的时刻。

《狂欢的女神》洋溢一位女性学者特有的憧憬和感触。然而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影响剑梅创作及问学最重要的源头是位男性，即父亲刘再复先生。展读书中这对父女间的文字来往，有亲情的深深眷恋，也有学问的彼此支援，而我更好奇父亲的影子对我们的“女神”有多大的影响？父女有关性别间的辩证未来依然是值得开拓的方向。

作为女性书写者，剑梅向往“液态写作”，“水上书写”的可能。张爱玲“流言”式的写作策略，显然启发了她。但我以为剑梅不必以此自限。女性的书写可以形成流言絮语，也可以发为金石之声。女神之所以能够狂欢，因为有更大的勇气和义无反顾的信心。剑梅一向谦虚，然而人如其名，她总似在默默磨洗一股剑气。剑梅的学术和文学事业正在开启阶段，未来成绩的精益求精，应该是可以期待的。是为序。

序二：亲情与才情的双重诗意

刘再复

此次到马里兰大学看望剑梅，除了在草圃上跟着小孙子追逐蝴蝶与蜻蜓之外，就是敦促她编出一部中文写作的集子。昨天，她的第一部英文著作《革命与情爱》刚刚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正在高兴，便趁机又催促她。可是，她说：“过去所写的好像是匆匆走过的台阶，总觉得以后会往上走，会写得更好，还是等等吧。”无可奈何之下，我只好说：“你忙，我来替你编。”她点头答应后竟然找不到许多已发表的文章，我只好凭记忆为她搜索了好几天。我虽然有点不满她如此满不在乎自己的作品，但也喜欢她生来就有的不太看重名声的脾气。不知道为什么，她天生就有一种老庄气质，虽喜欢读书思考，却更喜欢生命自然。她的同事，马里兰大学亚洲东欧语言文学系的一位美国教授，曾对剑梅说：“我喜欢并研究中国的老庄哲学，但在你身上，才明白什么是道家文化。”

剑梅的这种气质，派生出与世无争的从容与潇洒，但也派生出不

愿意“拼命硬干”的慢吞吞，远不如我的刻苦与勤奋，所以出国十几年，仅写出一部英文著作和数量有限的汉语文章。

我的英文不好，对她的英文专著，只能读懂大意，感受不了她的文采。欧梵兄曾称赞她的英文十分优雅，可惜我没有品赏的幸运。而她的汉语文章，无论是散文，还是论文，我则每篇必读，也深知它的得失。前几年，她和我合写《共悟人间》，集中精神地练了一次笔，很有长进。以后，我们又应《亚洲周刊》总编辑邱立本兄的邀请，共同为该刊开辟“共悟天涯”的专栏，每篇近两千字。她写的这组文章（十几篇）相当好，既有思想又有独到的文字。香港许多朋友也十分赞赏。这之后，她又独自写了一组评论分析世界上一些女性艺术天才的文章，从《弗里达：自我画像的极致》到《凯特·萧邦：坏女人的百年震撼》，每一篇读后都让我惊喜不已。这些文章她真下了功夫。写作时，她阅读了评论对象的英文传记或自述，参考许多英文评论书籍和文章，自己也认真地进行了思索。剑梅本来就擅长女性批评视角，此次她选择的又是人间的女性诗意生命，因此，文气相当痛快淋漓，文字相当漂亮，对那些歪曲女性天才的世俗偏见，也作了相当尖锐的批评。我很欣赏她的这组文章，并觉得她找到自己的中文写作路子——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特长的路

子。这是典型的学术散文。其中有对女性天才的炽热情感，有不容置疑的辩护，剑梅称她们拥有恺撒般的灵魂，献给她们以至情至性的礼赞文字；又从自己的女性批评眼睛，对她们进行超脱世俗的评论，从而在思想与文采中显出文章的诗意。可惜教授职业要求剑梅必须立即进入第二部英文著作的写作，否则这组文章不断写下去，成果一定会十分丰硕。

我不避讳和剑梅的父女关系，向读者首先推荐她评述女性艺术天才的几篇文章，同时也推荐她偶尔写写的小品文，如《抱着娃娃到香港》、《“第二祖国”门前的徘徊》、《帘外秋雨正潺潺》等，这些短小散文是她生命景观的自我描述，不失真性真情。我曾调侃她的这些散文是“诉苦文学”，这些文字的确有许多人生艰辛的诉说，但在“叫苦”的背后却让人感到她如荷尔德林所说的执意追求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在她的思索世界里，诗意不是教授的头衔，不是学问的姿态，而是生命之真与情感之真，是把具体的对孩子、父母、丈夫、姐妹、朋友的爱推向全人间的内心喜悦。

剑梅把张爱玲的“流言”概念和法国的女性主义批评家露西（Luce Irigaray）的“流质体”概念加以引申，将自己的写作方式定义为“水上书写”，并逐步成为一种自觉的写作理念。我很喜欢“水上书写”这一意象性理念，这说明剑梅确实拒绝固定化的写作心态，向往不拘一